

---

## 如何指導學生認識

# 文房四寶—古墨風情篇

◎ 李原白

「古人用墨，必擇精品，蓋不特籍美於今，更籍傳美於後，晉唐之書，宋元之畫，皆傳數百年，墨色如漆，神氣賴以全，若墨之下者，此用濃見水則沁散湮汙，用淡重瘳則神氣索然，未及數年，墨跡以脫，此用墨之不可不精也。」— [文房四譜]

「墨」在中國歷史文化舞台上，一直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，是「文房四寶」之一。墨也是東西文化壁壘分明的工藝品之一，其起源尚渾沌未明。[廣博物志]說：「墨始於黃帝之時。」此語猶待商榷。

根據墨志所載：「周書有淫墨之刑，晉襄有墨縗之制，古人灼龜以墨畫，則知古者不盡以漆書也，三國時皇象論墨，已有多膠黝墨之說。」準此推斷，三國時代有和膠之墨應屬不爭的事實。

再依據 [文房肆寶考] 上說：「上古無墨，竹挺點漆而書，中古方以石磨汁，或云是迫安石液，至魏晉時，始有墨丸，乃漆煙、松煤夾和爲之。」魏晉也確定有松煙之墨流傳。由此可知，墨的演進，大致可分三個時期。最初以漆爲墨；其次則石墨、松煙並用；最後至魏晉以後，才專用松煙墨。

古墨有名的產地，由「湖筆徽墨」這句耳熟能詳的俗諺可知，徽州因松林繁茂，墨師麇集，尤其自李超、李廷珪父子，落居此地，世代因襲墨法，佳評入神，促使徽墨名聞遐邇，並執製墨業之牛耳。

早期墨形，係以球形問世，名曰墨丸。其後棒狀、板狀、餅狀不一而足。比較考究的，

尚在表面細塗金泥，作成龍或劍的圖形。上好墨，堅如角石，年愈多而光彩如新斜研薄處，可以利紙，雖濃磨不留筆。相傳南宋墨師潘谷，即鍊就隔囊揣墨之能，且手製墨品，香徹肌骨，磨研至盡，而香不衰，故有「墨仙」美譽，名詩人蘇東坡備極推崇，且舉一詩爲證：「一朝入海尋李白，空看人間畫墨仙。」之句，知墨到了這種程度，寧非神話？

宋朝人所作的「豚齋閒覽」，裏面有一則故事說，宋時最重視珪墨，一笏之價，遺愈兼金。曾有某貴族偶然將一塊李廷珪墨掉在池塘裏，心想這一下可真完蛋，即使能夠尋著撈出，也一定被水泡得膨脹，毫無用處了。想了半天，只好狠一狠心，不管它了。在隔一月之後，他又因爲臨池飲宴之故，不小心將一隻金質的酒杯掉落池中。金子的酒杯不怕水浸，再則成套的酒杯也不宜少此一隻，就請來一個能潛水之人入池打撈。撈呀撈的，金子的酒杯當然被他撈到，一個月前掉入池中的墨，竟也同時被撈起了。非常令人意外的是，在池中泡了一個月的這塊李廷珪墨，撈出之時，不僅光色不變，堅硬如初，而且表裡如初，就如同未曾掉入池塘之前一樣。這一來方纔使人知道，李廷珪墨果真不是尋常之物。聽這則故事所說到的李廷珪墨與磨久發脹的普通墨相比，李廷珪墨幾乎是神話中的寶物了。

明朝的大書畫家文徵明，寫過一篇「記墨法贈吳山泉卷」，其中說，北宋初年官居散騎常侍的徐弦，長於書法，曾得李廷珪墨一笏，長不過一尺，其細如箸，用之一年，所磨去的

長度不過一寸，且其研磨之處硬如刀鋒，可以用來截紙。惟其因為李廷珪之墨堅硬如此，所以，入水一月無損分毫之說，倒似乎很有根據，不像是粧點出來的神話。

李廷珪何許人？由歙縣志記載，他是南唐時之「墨官」。南唐後主擅詞藻而好文筆，尤其重視他「御用」的「文房四寶」，其中以澄心堂紙、李廷珪墨，與歙州龍尾硯三者最爲後人所豔稱，論其產地，則皆在今日之皖南。

據歙縣志李廷珪傳載，其家之上世本河北易水人，本姓奚。廷珪之父奚超，善製墨。唐末天下大亂，奚超舉家南遷，目睹安徽歙州境內的黃山盛產美松，遂定居於此，仍以製墨爲業。南唐後主見奚家所製之墨極精，遂以奚超爲「墨務官」，即在山中設立「墨務」，命奚家父子製墨以供御用。

奚超之子即廷珪，廷珪之弟廷寬，及其子承寬、承用，世以製墨爲業，南唐後主且賜奚家改姓李，故而奚超後名李超，奚廷珪亦名李廷珪。由此可知，李廷珪的製墨技術，本出家傳，不過到了李廷珪之時更爲昌大而已。至於奚家何以世代長於製墨？則從文獻資料觀之，顯然與他們的居住之地，有密切的地緣關係。

宋人晁叔用所撰的「墨經」，有一段話專論唐代以來的產墨中心與材料生產的關係，可供我們之參考。墨經中說：

「古用松煙石墨二種。石墨自魏晉以後無聞，松煙之製尚矣。晉貴九江廬山之松，唐則易州潞州之松，上黨松心尤先見貴。後唐則宣州黃山，歙州黟山松蘿山之松。李氏以宣、歙之松類易水之松，色澤肥膩，性質沈重，品惟上上。大概松根生茯苓，穿山石而出者，透脂松，品惟上上……」

早在北魏時代，農學家魏思勰就深諳製墨之法，在「齊民要術」書中有「合墨法」一章

，魏思勰的記載是松煙一斤和入好膠五兩，浸於朽樹皮的汁液中，此樹汁性能溶膠，又能益墨色，然後再在此拌合物中加入雞蛋白五個，硃砂一兩，麝香一兩，調合均勻，置於擣臼之中擣三萬杵，杵多益善。取出後脫溫晾乾，和爲墨丸，寧小勿大，製墨的工作便大功告成。

汪道貫墨書，「論方于魯墨」中，有一段關於用膠的意見，說：「治墨莫先治膠。膠之質精而墨妙，膠之力久而墨堅，膠之性盡而墨純。質精，故煙膠之相得也和；力久，故煙膠之相入也深；性盡，故煙膠之相劑也化。」這一段話，可說是中國製墨技術，經過一千多年研究探討所得的經驗之談，其言大有見地。

徽州是宋、元、明、清以來的中國重要產墨之地，方于魯即是明末年的著名製墨大家。明朝人的製墨技術，淵源於奚超父子，而李廷珪的製墨技術，在五代時尤爲獨步，則是因爲他在和膠製墨的方法上，有特殊的創新發明之原故。

「墨」，必竟是實際使用的，不是爲玩的。而且玩墨也玩不了多久。蘇東坡的詩說：「此墨足支三十年，但恐風霜侵髮齒，非人磨墨墨磨人，瓶應未罄墨先恥。」

在「苕溪漁隱叢話」中，蘇東坡說：「石昌言蓄李廷珪墨，不許人磨。今昌言墓木拱矣，而墨固無恙。……」墨之精品，捨不得磨用，此亦人情之常。民初北平兵變，當舖悉遭劫掠，舖中所藏舊墨散落在外，皆錦盒裝裏，精美豪華。其形狀除了普通的長方形、圓柱形等之外，還有仿鐘、鼎、尊、罄、諸般彝器之作。質堅煙細，神采煥然，這樣的墨，怎麼捨得磨？

尤其傳世的「墨寶」，更是珍品，如：

一、清朝——乾隆御詠名華詩十色墨。